

欽定古今圖書集成理學彙編經籍典

第四百卷目錄

通鑑部總論一

宋王應麟通鑑答問一
周威烈王初命晉大夫為諸侯
或問初命晉大夫為諸侯
於此曰春秋書王曰天王王之所為天之所為也
書曰天假有典物我五惇萬天有德五服五
章哉又曰明王奉若天道建邦設都后王君公承
以大師長夫君臣有君天之所敘也齊同及惡德

經籍典第四百卷

通鑑部總論一

宋王應麟通鑑答問一

周威烈王初命晉大夫為諸侯
或問初命晉大夫為諸侯
於此曰春秋書王曰天王王之所為天之所為也
書曰天假有典物我五惇萬天有德五服五
章哉又曰明王奉若天道建邦設都后王君公承
以大師長夫君臣有君天之所敘也齊同及惡德

理學彙編經籍典第四百卷通鑑部

天之所命也有天子而有諸侯有諸侯而有大夫尊卑有倫上下有差天道之大經也齊桓之四年桓王之十二年也天使宰梁伯納來聘聘桓桓而立天討不加乃使宰宰聘之春秋名其卒以見貶貶者有望於天子之討有罪也莊之元年莊王之四年也王使宰來聘桓桓公命其葬之葬終其世不諱諱而自貶又追命以寵之是謂禮法亂紀弗克若天矣故王不書天言諱三綱而為天道也不家唯也晉曲沃以天子封是亦大夫也武公封於侯侯晉而有之凡在官者擬無叛莊之十六年僖王之二十八年也王使欒公曲沃伯以一軍為晉侯見於左氏傳而春秋不書是時晉天與諸侯之盟會晉史所無則春秋不得而書也然天子卿詩於唐風無衣見之無衣非以美晉蓋謂周之失道也曲沃篡國不敢自安待天子之命然後安王乃受賜而為諸侯詢貨利以數卿倫君臣之典大亂亂則不為禽獸也亂臣賊子自是橫達於天下天子所以懼春秋所以作也有魯相之命而復有曲沃之命有曲沃之命而復有魏趙韓之命王無天諸侯無王大夫無君其所由來者漸矣晉武之穆也則周之東遷惟晉為依王不恤同姓背其賊臣始於命曲沃而文侯之晉遂亡終於命三大夫而文公之晉亦亡通鑑之所始春秋之所訛也春秋曰晉惠王五年非王之法也天之法也聖人以天自處焉人欲於橫流存天理於既滅春秋筆絕而有通鑑焉天敘有典無古今無治亂與天地相終余是以著壯世之始亂而戰威烈之不復振也

又

或曰通鑑何以不續春秋曰春秋經也通鑑史也經不可續也左氏終於魯伯通鑑始於三晉蓋以續左氏也及宋子為綱目之書續做春秋目倣左氏以經法為史法聖人復起必從之矣學者潛心司馬公之編年參以宋子之筆則此窮理致知之要明春秋之義以通鑑其庶幾乎或曰宋子詩云馬公逃孔業託始有餘諒舉信思厚無乃迷允度何也此胡氏讀史之言也或曰胡氏謂三晉欲割分宗國舊失安盟會於大夫而韓公之政思受貨賂於崔杼而平公之惡彰苟繼出會昭昭三臣內叛趙盾殺入陸渑冰堅垂及百載其事可得聞乎曰晉悼自蕭風服節志滿而惡義之十四年會於向十四國之大夫也上勾主之會伐秦十有三國之大夫也荀偃主之會于戚七國之大夫也上勾主之三會國之大事晉襄之十六年平公初立為漢業之會十一國之君晉大夫為禮業征伐自大夫出悼公何以宗諸侯乎襄之十六年平公初立為漢業之會十一國之君晉大夫為禮業征伐自大夫出悼公何以宗諸侯乎靖公之廢其幾已兆於此崔杼弑君襄之二十五年也平公會十一國之君於夷儀晉能執崔杼殺之晉可以復霸乃受其賂計之成春秋書盟於重丘昭王綱之紐解而亂賊之網漏也季孫意如出其君昭公在乾侯而意如會晉於平丘昭公之二十一年也逐君之臣晉不之罪魯也與之會會昭公終於不納晉無干而諱無君易晉侯元不表襄公弑君不諱逐君不諱不知君無君何復自及也定之十三年趙鞅入晉陽以飯飯晉上射射人朝歌以飯飯晉吉射厥罪惟鈞執有職權之援復入於蜂春秋書曰晉趙

爲過數者有心而爲惡以忘帥氣以性勝智斯爲善

學

智伯請地

或問智伯求地雖微與之而趙不與趙之謀臣有欲孟談何伯不吉段規任章也曰左氏言智伯貪而復二字盡之趙盾之謀見其復求三家之地見其貪以地爲食何都不敢段規任章之謀深所謂將欲奪之必固與之也趙襄子之怒深所謂以國聽不能從也智伯方如猛虎跳梁於康莊張爪吻以搏且陸三子者皆欲食其肉奪其皮與地所以驕之不與所以怒之驕者其變速惡者其讎速襄子舍長子郤鄂而走晉陽知人和之可與同患難蓋有以待智氏矣非無謀也趙以權存智以驕滅易大傳曰危者使平易者使傾在人不在勢

智伯行水

或問水攻始於何時曰古有以水佐樹木聞以水佐攻春秋將水之有也其自智伯始歟劉子曰微禹吾其魚乎聖人思天下之溺由己溺之欲民之免爲魚也爭城而戰魚其民以遂不仁哉智伯甚於作俑者也三家之灌晉陽史記世家以爲汾水戰國策以爲晉水東郭嘉志汾水在晉陽城東晉水在西一說不知孰是智伯之遂灌諸口而魏駒韓魏之尉足已接於車上不言而喻如矢激淵却吁可畏哉安邑魏邑也平陽魏邑也皆曰雉之城猶楚之晉陽也魏氏知韓魏之必反於未有不義伐之策張孟談一說而晉陽之水還以灌智氏智伯遂死於壘臺之上會于曰戒之戒之出乎爾者反乎爾老子曰佳兵不祥之器

其事好還言不信夫智伯以不仁之行行不仁之事終士遂以爲口實流涕無窮齊無後趙而趙人決河水以灌之沒衆口魏無大梁決曰馬之口魏無外黃決湯決宿胥之口魏無虛頓丘從權之建口之而弗置其後魏竟以水亡矣嗚呼灌廢亡韓亡之壘謂水高邑之灌細川晉以水攻取勝幾慘乎梁武之運壘十餘萬人會營於海若觀魏之移穴沒害不勝於心南唐之臣有獻其策者謂不止魚三州張海四百里不仁之禍甚於洪水官之不恤也湯武救民水火之中湯武有是甚矣故智伯之罪爲不知者之戒自智伯之滅至二百之侯五十一

司馬公論才德

或問古有君子小人之辨無才德之分司馬公謂德勝才爲君子才勝德爲小人何也曰鄒子曰才之正者利乎人而及乎身才之不正者害乎身而及乎人十六才之才才難之才合才德而合言程子所謂才與誠合者也而有才而無德小人有才而未聞人道至平後而言漢史所謂不仁而多才者也與其得小人不若得愚人言小人之才必不可用也利口之畜夫不如少文之繆生無文之張敖不如質魚之沒點小人之才古所謂不才才也焉故用鄭經以三術才而亡者唯以五賢於人而滅才勝德者亦何利焉德本於性性不善才善於氣質有善惡司馬公曰德經強毅之謂才此言善之善君子聰明洞達小人則使便僻細而已君子剛毅有守小人則色厲內荏而已君子小人之才不可以一槩論自學者言之才不可強而能德可以勉而進賢於德而歎於才不失爲君子

小有才而博孝悌經仁義存忠信捐廉取恥爲小人之歸而已矣

謀議

或問豫讓事范中行氏文事智伯焉得賢曰傳聞事范中行氏無所知名也而事智伯焉曰運合則服從不可則去賈生謂反君事權伯也考之數國策漢謀畢陽之孫孫亦義士送伯宗之於楚楚人皆謂讓無秦威嚴矣胡明仲謂讓無所爲而爲善義士也千載之下有知知者自古皆有死讓至今有耿光後皆義志若若唐六臣之流亦少幾哉

魏文侯

或問宋子曰自晉子以下爲實無若子見若田子方非其倫也又侯俱以爲師方言行亦可考乎李元謂子夏子方段干木三人君皆師之此不言師李元何也史記六國表文侯十八年受經于夏儒林傳云子夏居西河田子方段干木皆受業於子夏韓文公云子夏之學其後有田子方子方之後流而爲莊周故周之善言稱千方之爲人孟子云古者不爲臣不見段干木輪垣而辭之當其在魏之事文侯問子夏曰吾端冕而聘古樂則時也臥臥則衡衡之音則不知也子夏曰君之所問者樂也所好者音也君之所好者其音自子文侯聞子夏之言宜知樂之本矣何爲善於音而雖於官制律於文侯稱其師東郭鄰不釋敝且周官方者侍於文侯之側也無乃說千此寓言不足據周之學非子方之學也貧賤者稱人其言近乎戰國之士似非子夏門人氣象先儒謂以富貴驕人固非矣以學問驕人亦非也

才而騎騎不足觀甘肅食晨可以騎乎說地云子方
待文侯坐太子擊人見貴客畢臣皆起子方獨不起
文侯不說子方為騎誦楚共王之為太子也文侯曰
善擊誦其言而誦之從容誦誦乎貧賤駭人之
對也呂氏春秋謂文侯見段干木立僂而不取息則
亦嘗師之矣文侯誦誦之而不受我孫白萬而時在
館之秦兵欲攻魏司馬勝謀秦君曰段干木賢者而
魏禮之不可加兵秦乃拔兵不敢攻此班固所謂僅
息以善魏者也三子言論風旨萬然可把文侯之賢
亦洵謂餘飲引翼而轉成之西河魏士有段干木田
子方之遺風到漢猶未泯魏諸儒者無益於國故僅
錄之不曰久矣昔者孟嘗君問曰主曰魏文侯名遠
於桓公而功不及五霸何也對曰文侯師子夏友田
子方敬段干木此名所以過於桓公也下相則曰成
與漢孰可此功之所以不及五霸也如相三士豈特
霸哉是故有敬賢之名必有用賢之實雖然文侯之
相魏成以能進三士也漢武雖為好儒不相兼仲行
而相敬賢竊位之公孫弘其不逮文侯遠矣吁文侯
其賢哉

文侯一

文侯與田子方飲文侯曰鐘磬不比乎左高
或曰鐘磬不比乎左高何謂也曰書大傳云天子左
五鐘右五磬謂六律為陽六呂為陰凡律呂十二各
一鐘天子宮縣黃鐘蕤賓在南北其餘則在東西鐘
子將出則撞黃鐘鐘右五鐘皆在左則撞蕤賓左五鐘
皆在右則撞黃鐘鐘左五鐘皆在右則撞蕤賓在陰東五鐘
在陽以周官攷之王宮縣四面諸侯軒縣左南而於

文侯二

則諸侯南面不縣鐘而左右之鐘其制一也春秋傳
曰歌鐘二肆則十二鐘皆全矣凡樂先奏鐘以均諸
樂右五鐘謂林鐘至應鐘左五鐘謂大呂至中呂右
陰其聲欲高左陽其聲欲下高則天而不偏下則剛
而不亢文侯謂左鐘當下而高所以為不和不也或曰
君明樂官不明樂音何謂也曰天子之禮御警蹕聲
之上下警蹕在左右王中心無為以守至正諸侯蹕
事有辭史之道寡居有師工之誦則天子諸侯之有
醫師其制一也人君之職在明乎樂之官則律呂
清濁既和且平若聲音之高下醫師之所察非人君
以諸率夫酌而飲之樂官不可以不正也是耳目心
之權衡也耳之聰不著於官而審於音則為聾失耳
之不聰心安得正此田子方所以述魏也豈唯鐘磬
聲息曰大鼓漢以春溫者君也小鼓廉將以清涼相
也琴音調而天下治夫陽兵左而欲下發宮為君而
其音通也陰居右而欲高發商為臣而其音清也在
易大臣以九居一剛中以其君人君以六居五虛
中以接其臣上下交而志同所以為泰故曰書聲以
知音審音以知樂審樂以知政

文侯三

文侯謂李克置相非成則魏
或問文侯問相於李克克之對如是何也曰旁招俊
又別於庶位相之職也建官置位事惟能用人之
法也魏成所建者皆魏國所進者能此項所以不及
成也李克難不別白意有謂善惡項始雖於然不悅
既而將然則謂李克之言優游不迫上足以格文侯

下足以感壻壻蓋其心有道矣克學詩者也子夏
傳曾申中傳李克友友淵淵深於道矣教厚之教夫
子曰不學詩無以言不學詩無以出言有章克可謂善
學詩矣魏國之君惟文侯好學者唐對文侯以晨風
黍離之詩遂後太子擊詩可以興雅之事文選之事
君文侯君臣父子之際蕭然禮義之風何其盛哉學
者詩詩而不能消鄙俗之氣使易直子說之心生雖
多亦奚以為

文侯四

以吳起為將
或問吳起之傳行而文侯以為將將以才不以行歟
曰否古者天子六卿即六軍之帥也大國三卿即三
軍之帥也比周族衰之吏即伍兩卒旅之長也舉之
以德故之以行文式之事一也晉謀元帥皆以詩書
禮樂為先用之禮義則順治然後用之戰勝則無敵
冉有之用子樊遲之為右有若之與攻吳皆國里之
高弟也戰國之初氣俗一變文侯賢君也子夏子方
判為一塗知吳起之無行而將之其意必曰樂羊忍
於食子而而中山之功何以禮義為君所取者權謀
而已夫三綱卑政之本起之為三綱魏紀求忠臣
於孝子文侯豈未之思乎自時厥後魏之武卒雄於
諸侯以策詐爭奪常以盡其民孟子所謂孝悌忠
信以繩墨之堅甲利兵親為迂闊之空言其端自
文侯廢之魏無知吳起平謂其孝之行無益於
勝敵之數魏無之進吳起樂羊亦魏無之之意不可
以訓六國卒并於虎狼之秦不仁者將而為白起之

陽暴不義者將而為章部之賈降陳師之上六小人勿用也趙武夫公侯于城中林純一之十也古風草臺而生民之達矣吳矣抑余又有感焉吳楚爭春秋者也對向別錄云左丘明授會申申授吳起夫起也始事曾子而受春秋於曾申即曾西也曾西不為管仲與得聖門心學起亦嘗聞先生長者之緒言故有在德不在險之說然而大節既虧七美莫贖兵家宗之而儒者為稱之說謂之獲師告之矣矣取焉起之春秋猶張禹之論諸孔光之高書也學者不可以不戒

趙烈侯好音

或問為祥必放鄭聲天子之謂也鄭聲之惑人若是其甚歟曰宋子謂鄭聲之淫甚於衛放夫子獨以為或鄭侯好音而愛鄭歌者所謂鄭聲也子夏曰鄭音好淫淫志自春秋將到而音好之類以女樂勝音而悼公之志忘禮辭是以有居安思危之規鄭又以淫樂之壞膝末而師慧謂未無入焉夫子惡其亂樂蓋傷雅樂之聲也烈侯賜歌者出政是而音蓋相國之所當諫也公仲連稱決不納將以倍烈侯未知所以救其失也番吾君一言而進士十倍言至謂蕭蘭滿瀟而烈侯之非心邪念冰融雪釋與正人居其益如此孟子有言人不足與進也政不足與聞也惟大人為能格君心之非公仲連近之番吾君趙之穆大也公仲連虛心以從番吾君之言類矣虛心以聽牛畜苟欲愈德之言相有違背之美君有改過之美進賢以正君改過以正身君臣兩盡其道可以為百世之法諸葛武侯以管中府中俱為一體而進忠忠言

為故之權尤之任其知此矣

盜殺楚王

或問史之書盜殺何始乎曰春秋十年盜殺鄭三鄭書盜之始也盜賊者也故其君自是四年盜殺蔡侯申始春秋之末戰國之漸可以見世變之愈降矣蔡徐曰小國是六子而君之盜肆行無所忌其無孔父仇牧以執何之君子謂楚無人焉若猶有人千乘之國公室有守族實有衛執敵前馬數舞者則敢致難於君乎為君者得道以特之臣民仰之如日月收之如神明何可哉也出入起居固有不欲便辟側媚固有呢比則能守其身以守國矣

於山崩葬河

或問於山崩何以書曰國主山川崩山王之一年岐山崩周之將亡也其詩曰百川沸岐山崩卑崩高岸為谷深谷為陵定王二十一年梁山崩春秋為天下大異故不王晉較案傳謂邇邇河二日不流天下之記異也自是王至夷於小國所存雖舉國諸侯恥之委妾并聲震烈烈二十二年九鼎震至是梁山崩周沒微漢漢不可支矣梁山在今陝州陝縣臨黃河是時為魏為河西之地統將為秦一國之興也然非一國而已山崩川漚地變動於下周將為秦其兆已見童子有言人之所為其善惡之極與天地流連往來相應天子復諸侯橫大夫備綱常論人紀不立志竟動山川其得寧乎

田和求為諸侯

或問史記世家田恆傳曾孫和始為諸侯遠康公海濱年來每歲猶樂康公之年何也曰田氏之無君久矣

晏子謂應可以已之而景公不用大夫在齊謂田恆而景公不從試逐之罪不誅景公之勢已成康公遂有海上之憂又二年田和會魏楚於濁澤求為諸侯魏文侯亦大夫舉立者焉之請於王威烈王既會晉三大夫矣安王之於田和局得而勿許天下之亂國大夫之亂者四君臣齊之文文武封建之法至是盡壞昔者齊景公問政於夫子夫子對以君君臣臣景公能行夫子之言止綱紀辨上下謹風氣整冰之漸則田乞田恆不至於弑一君康公不至於食一城矣太史公史記趙世家之文齊者師尚父之國不忍違絕之此春秋存陳之義論說與魏國繼絕之意

吳起對魏武侯

吳起對武侯曰在德不在險或問之曰在德不在險有德則險可去乎曰德者本也險者末也帝王之治本末有序修德於己設險於人二者不可一闕王公設險以守其國大易之訓也城郭溝池以為固亦有險不能守國非其固矣恃險而不修德固收亡之道地險不保而曰吾修德而已後焉思將封疆者失於禦之是以五季胡其曰武侯失失於不知本矣起失於不知末起其家者流然齊魯於曾子故能為其言非能踐其言也夫史公曰說武侯以形勢不如德然行之其難以刻暴少思亡其驅馬以日美哉言乎使起之兵母如斯則太公何以加諸諸然起之言所以策武侯之失也魏襄山山河非無險也武侯過關不定于秦與公子緩爭立國幾亡時云懷德維新示十

維城無俾城壞無獨斯畏德義不修孰大於是器是爲惠王東敗於齊喪地於秦南辱於楚而孟子仁政之言聽之藐藐險可恃乎吳起雖不能自行其言而其言不可以人廢

魏相田女

或曰印文爲「商相於土」事雖無傳焉然其文曰
小者臣民之尊以爲「商文其事述無傳焉」乎
夫國君自任意者可以託六尺之孤臨大節而不可
奪歟哉於世于國之本也武庚不審定及沒也一子
爭國嗣倂侵公室之分奪其謀之不協否則伐之
亡可勝待也夫未聞商之當其子孫抑言不行而
去也耶唐隱見言於太宰謂太子諸王宜有定分魏
舒言於景帝以未定儲嗣憂終有承祀祿之事聞
縣官京師之矯據其事竊輒略同厥末不能備述
未明足跡也其後公叔爲相繼而起而遂之起去
割河而西而北河之高塞不久矣西河入秦魏日以
削則公叔殺之爲也進賢無幾成知賢棄李左朱
萊王休察漢書文無深謀謹計而虛言自矜未可
以爲信也

韓滅鄭
王以
時事

武岡韓仲以能滅鄧曰韓度分智氏之地獨取成牟
殺魏之謀也規之言曰一里之厚而動千牛之權者
地利也萬人之衆而破三軍者不意也卽臣言韓者
取鄧矣以春秋致之成牟鄧之虎牙皆臣臣鄧壽員
決法智氏取之而韓有之鄧無成牟失歲邑之險其
能圖乎韓之徙卽鄧之都也今爲鄧州之新都鄧卷
而韓之興以此韓之先亡亦以此鄧在河洛之南中

國隙要害之地春秋時受兵之多莫如鄆郕兩國時受兵之先莫如韓凡唯相泰自建遠交近攻之策始於韓以執天下之權取南陽而太行道絕夫取陽城負黍而周亡夫取梁陽成牟而韓納地故置矣秦既滅韓遂折天下脊因拾取五國若振槁然韓之始始於得鄭故曰得者喪之端

齊侯朝周

或問齊之朝周亦可稱平曰王室於諸侯猶衣服之有冠冕夫周之本爲齊侯之師降侯朝王者朝矣豈徒兼而有之而霸於上所有者一如京師者一不朝矣是豈以天子之尊優於齊侯是至於叔孫得臣臣師孫穀叔孫約如京師君不行而遣大夫是待王室不朝則貶齊更不無難辨地二不朝則六師移矣一不朝則貶齊更不無難辨地

魯君曰齊乎乎魯猶如是它國可知臣齊以魯得國而能庇王所謂齊君皆有道視魏趙韓之無王彼善於此其齊君不待韓公已足廢魯爲人無其城而乃分之又在田氏下天世衰道微人欲橫流之中猶有一分天理如大閉塞厚陰辟昧而一綫之微陽尚存焉君子之也見良心少之不終決也春秋始而亂臣君子權未權則爲亂賊既權則不絕其選蓋如此惡待人之意

秦敗三晉之師

秦敗三晉之師于石門斬首六萬或問以首計功以萬數綴古有之乎曰古以至仁伐至不仁大雅云執訊連連攸績安安而已孟子曰不嗜殺人者能一之

殺之者又皆於秦自石門之戰至却玉之末史策
所多見而新刊之數凡百四十餘篇尚無天仁得
惟懼故屏屋。天下夫之如反掌豈安曰以不仁
得之以仁亡子之心及其世其失孝之不仁也奉若
有軍功者受上爵荀子謂五甲而誅五家嘗仲連
謂樂毅者出亡南宮春之請辭柏樹之祀其克未
于秦既數年一師以離敵之服也夫規章天所以命
有德也爭乎城不式天命日恐亡應滿其民乃
以人命施天計是則秦也自是齊魯虛欲如烈火
沸津川人親履毒霧至於此無情禮之心非人也
李可謂大矣

衝執徒木予全

政開式立於徒木亦有取乎。成哉或克以仁實信民勸。王怪臣民終於缺轍之亡信將以行苛刻之法。謂己爲政者不求法必行也。三王法令合於人情而後施行之下令如流水之順傾民心也。今民相攻可連坐有其一。男女不異居其賊心合。情相攻可連坐有一。若不具者殺刑貶人心恠害乃爲準。大者有罰來於遠者被刑應民心悔已忘罪。華曰日下革而因之亡日革而當其時亡亡忘罪則成乎。堯因於夏禮周由於殷禮損壞非可知也。楚見西面而入秦爲伐以掃除。蓋帝王之迹未無入之法至聖畫垂堯舜文公伐邲。蓋帝王之信皆無信而不以之爲名也。雖說以從厚而有改許矣。今叩壁而虜無信可見矣。自使小人之責其民夫先之以義明民從化未聞詩之以

利也民見利而不聞義泰俗之壞自此始教民以厚民猶過於薄教乃教民以薄使之入不井出不得安于天性也而別其害許姦民也而重其責夫流之微信組取帝色父許母問問以公乘侮其鄉人鄉中以上爵微其父兄縛妻辱之雖為然幾恨有法令而不知有詩書知刀筆吏之尊介自天之貴而不知用權術不待始皇李斯之坑焚而儒者已無用六經已為井髦士梗於是決裂阡陌以靜生民之業而井牧廢誇三晉之民力耕使秦民應敵而兵農分秦既亡而秦法干載猶在也帝王之法天理之公衡執之法人欲之私天理難明人欲易流執為法自固不足論而以執為師者迫治也十荷賦而為秦之上吏叨憤而為秦之吏民抵冒殊拚而為秦之民悲夫

申不害于韓昭侯為相

或問申商之學同乎曰斯序謂申子之書言人主當執術以賞責臣下號曰術術執為書號曰法皆曰刑名自戰國至秦漢根固波漫韓非學刑名法術而為慘酷少思慮錯申商於法後生而為隋直刻深寬帝好觀申子君臣賞罰為刑名術下然則申商之學一也申子之言禍天下國家不下於術執申之學斯阿二世以求其書引申子曰有天下而不恣睢命之曰以天下為任恬於是行督責嚴一言農邦秦之心也懲焉此國脈之紊斯民之命之重人心之益賊邦而況之甚觀於洪水猛獸世之讀者魯曰韓昭侯相申子而國治兵強也夫明知漢宣亦好之刑餘為周召法律為詩書漢自是衰故為君必法舜舜為政必遵先王之道萬世不易之理也噫韓非李斯誅於

前趙趙趙於後申子者亦何利哉蓋子明春秋一統之美不在六藝之科孔子之術者皆絕其遺勿使並進乃罷治申商韓非之言其有功德甚大余懼學者不昭侯而慕申子而刑名而棄仁義使生民之禍未已也治以論之

孟子至梁見惠王

或曰惠王不見諸侯何以至梁見惠王曰魏世家云惠王嘗被兵卑辭幣以招賢者故孟軻至梁孟子曰不為臣不見諸侯其招而往哉自邪說流行充塞仁義戰國之君知有強弱策莫不知有朝聘寇讎戰爭不思利是謀而仁義之言輕辱孟子不得不披本義源深排力力開之仁義之效不遺其親不後其君利之顯至於不學不問謂深切著明矣仁義人之良心利者良心之毀奪大率明辨於未查孟子數嚴於荀孟不但世主不悟而學者存其心而察利欲者亦藉荀孟有天窗之益故利有多怨之聲宜知所擇矣荀孟有格律人並朝風靡合計自賤賤恥道遠避人師士篇家有大學口耳聖賢之訓身心市賈之行華子非謂明道之言唯斯以為灰塵詎曰人化物者棄天理而窮人欲也為是此儒學者欲學聖賢當自辨志始辨志莫先於義利之趨舍喻義為君子喻利為小人為吾則尊之徒為利則避之徒人之為人利有仁義也否則人化物矣學者欲為人乎欲為物乎

秦代韓拔五陽

或問秦何以先克其陽曰此魏周之漸也宣陽在今河南之瀘自魏東徙而陽邑澤池一故皆在境內障

之視秦周之屏敵也地有常險守有常勢黎亡而商

危下陽秦而說滅故秦之拔宣陽志不在韓而在周周之不殺久矣稱韓延遲而變引千鈞然建室名於諸侯之上楚觀兵而問鼎焉六年而伐代續君臣之分而不散謀顯王之二十六年天子放伯十秦三十三年天子復秦明年拔韓宜陽又明年天子攻文武勝於是秦懷然自大破魏改物然而而秦文雖拔宜陽未遽取也懷魏之五年張儀言於惠文王請下兵三川攻宜陽以陽一國之郊據九關秦國福禍不顧逆順之理反易天明思謀其國機欲并周有之秦以取蜀未暇也魏之七年秦武欲奪蜀通三川以窺周室乃使甘茂伐宜陽大起兵拔之蓋不待墨氣之遷而二川之衝秦周之亡已成矣甘茂謂宜陽大縣其實郢也戰國策周君謂城方八里材士十萬通典云南北西三面峭絕天險是為形勢控扼之地六國唯韓最弱宜陽故周上郡絕秦下川據宜陽斷之上下地不通從橫之言如出一口非韓之憂也周之憂也噫周之興也經韓南仲薄伐西戎及其善也戎先叛秦亦變於戎周之亡以戎經之亡亦有戎夫子是有微管之歎

齊魏會於徐州以相王

或問齊魏皆大夫之暴立者一國相王在諸國之先何也曰春秋吳楚僭王皆夷也中夏於是始僭齊魏罪之首也於是齊魏而魏魏魏魏東敗而魏之餘去安邑徙大梁方且與齊俱會連名越號以逞其志又改元稱一年見於竹書紀年蓋以強盛大之形蓋弱之實也齊威南假義而而循知有王室其首

爲僭稱之舉可謂窮念厥矣日周敬之東日觀其
漢景王季孫春秋齊侯僑魯命於諸齊令云者
交相會而相推共是爲霸者之始也也齊魯之相王
是爲僭王之始王稱失而霸與霸亡而侯伯世變
至是而極中夏齊爲夷矣其後秦繼趙宋皆稱王
志驕氣盈繼以王爲卑也魏之二十七年秦稱西帝
而故東帝之號於齊五十七年魏使新垣衍說趙欲
共帝秦應然而王也胡然而帝也三綱淪九法數
被撥權歸至呂政而王止亂檢惡熟至漢而後定齊
謂春秋書吳楚皆曰子記戰國之事者於七國當以
周魯齊之乃合春秋之法

蘇秦合六國說

或問孟子以公孫衍張儀爲妾婦之道而不及蘇秦
司馬公謂合從者六國之利則蘇秦在所取乎日石
林漢氏謂蘇秦學出於揣摩末言卓然有志天下反
覆無常不可一道度其揣可入則爲之此揣摩之術
也故始說周顯王不能用則去而之秦再說秦孝公
不能用則去而之燕其所以說周者不能知若秦孝
公聽之必先爲衡說以嫁六國卒燕文侯適合而從
說行爾君子集取焉合從六國之利司馬公言當時
之事勢非取蘇秦也夫以利害者不以利難蘇秦之
說六國以利善言不以義理言孟子謂宋輕曰以利
說秦楚之王秦楚之王悅於利以罷三軍之師是三
軍之士樂罷而悅於利也去仁義權利以相權然而
不亡者未之有也孟子言仁義戰國之君以爲迂於
仁義之爲可入利交其能久乎無禮義忠信誠慤
之心此蘇秦之從約所以僅踰年而解也六國之君

僭能循天理去人欲我以吾仁秦以其義我以吾義
秦以其許而自而歸求以勝秦盟會不勝漆而堅信
誓不金石而固我爲湯武後爲桀紂率觀仰之民改
殘虐之國如解冰冰泮何異乎秦漢之朝興楚至
漢也漢至弱也仁不以勇義不以力重公一言五諸
侯不約而從漢漢直曲於是分而天下遂定於漢
子之言不用於齊梁及漢公用以成高祖之業孰
謂仁義爲迂哉惟仁義可以合諸侯非辯士所知也
春秋美霸須之齊應不肯言者一下四年賢於蘇秦
涸水之盟遺矣

楚趙魏韓燕伐秦

或問五國攻秦何以皆敗曰兵權以一而彈兵謀以
賢而滅兵勢以和而克春秋書召陵之盟齊桓爲盟
主帥六國之師伐楚而楚服其權可謂一矣管仲爲
謀主實足以包茅之實其謀可謂感矣近而七國遠
而江黃莫敢不從師克在和矣故能安中國而免民
於左衽秦爲不道猶然有若南周蒙六國之志荆楚
摺莫未秦秦之甚也上無天子下無方伯惟友邦
家君佛爾車馬微師徒是亂時以世承之蘇
秦約從山東六國共攻秦楚懷王爲從長至函谷關
秦出兵擊六國六國兵皆引與齊復後年未通鑑書
五國不言齊以其後諸國之約也以質生通秦攻之
有宋衛中山亦不書無益於勝負不足書也易之師
日在師中吉而從長乃開師之楚懷而齊桓之霸不
其遠乎日小人勿用而約從乃變詐之蘇秦視齊
仲之謀何其理乎日師出以律六國當得心以復
秦一齊乃退縮而居後視七國之同力江黃之來會

寧無愧乎有是三者焉往不敢矣雄如趙魏不與秦
是自敗也非秦敗之也蘇秦謀於齊張儀謀於魏衡
人是計行從人之交散計日東散何日斯道衰
懷一談子商於之聚耳漢乎藍田之變三漢乎武關
之語辱身償國自貽危亡兇能主從約故善用之則
師面爲壯雄一旅可以勝不善用之則秦散爲弱雄
九國無能爲

蘇昭王問郭隗

蘇昭王問郭隗曰得賢士與之共國以雪先王之恥
或問之曰燕昭王可謂賢君歟曰復錄天下之大義
也記諸君從人之交散計日東散何日斯道衰
懷一談子商於之聚耳漢乎藍田之變三漢乎武關
之語辱身償國自貽危亡兇能主從約故善用之則
師面爲壯雄一旅可以勝不善用之則秦散爲弱雄
九國無能爲

趙武靈王

或曰趙公子成不變服是矣終不能固守何歟曰晉俗之變於狄久矣春秋傳曰晉人無信又曰晉人虎狼也又曰晉所以霸師武臣力也風俗於此可見蓋晉狄之與鄭非狄不敵自曲沃變宗國歡公好政敗堯之遺風無復存者分爲趙漢志云趙北迫近胡寇民俗儻快好氣爲殺自晉時已惡其悍悍而武靈王又益厲之故幽州之師監城常爲它州所趨俗既如此重之於胡服騎射純乎狄者晉歡使申生伐夷落氏衣之羗服而戎服已變何矣後車崇辛以敗狄於大原而車乘已變此胡服騎射之漸也春秋譏變古載國之時變古者以古道不可行先王不足法於是二帝三王之制度漸減無餘秦之變法也甘龍等之衛執則曰反古者不可非趙之變服也公子成爭之武靈則曰事異而應易皆是今非古之論也公子成始知不變而終於變從君之欲而失其守易所謂不拯其隤者歟然公子成已歸胡服趙文譏趙又諫侯原陽爲駢邑午餐又譏而武靈之意不可回蓋自公子成之從君始黃帝堯舜之大表變爲具帶師比矣成周之五刑五服變爲駢邑控弦矣武靈能滅中山而不能彈沙丘之禍何歟在庭戶而胡服起於圍園爲趙者非秦之狄也夫子綰顧東而墨翟猶執若修身齊家至於古訓外虞而防內亂說命曰事不師古以克永世世說既聞魏冉乃改威儀素面

或問秦強大之國權繫於魏冉而惠武二君不能保妻子何歟曰唯秦人能於內無患自非秦人外事必有內憂故形勢之強不如道德甲兵之威不如紀綱

高城深池之防不如名分素不修此三者唯穀食六國是謀是以魏雖於外家亂於內令行於四遠聲勢於閭門不仁之禍及其妻于太阿之柄授于權臣魏冉是爲魏侯殺母季氏之異父弟也魏冉拔成羣之威嚴一國勢若探湯試其君之嫡母出其故君之妃歸于魏其君兄弟皆殺滅之季如漢之元后冉如漢之鳳非不惟冉之無君而羣不替之報亦彰彰矣它日范雎之說行冉冉於外獲全實領率也君子之論謂冉再立昭王除其災害夫不實私勢叔孫昭子所以謂賢何取乎援立之功當公子遂欲子赤出姜氏立宣公春秋書之爲亂臣賊子之戒何取乎吳書之除余是以竊取春秋之美以正魏冉之罪

居平或問屈平之事通鑑制之春秋褒秋毫之善通鑑掩日月之光昔人嘗有疑言亦必有意矣曰春秋編年之法至通鑑而始復居平四皓之見則揚雄荀爽之見取於春秋變動之法若有失焉而此未子綱目之書所爲作也太史公曰伯夷叔齊雖賢得夫子而名谷彰余亦曰屈平雖忠得朱子而心益著昔者商書終於微子其言曰自靖人自獻于先王微子之去自獻以其孝比以諫父箕子以正囚自獻以其忠而夫子謂之仁屈平楚之同姓諫而不避諫將爲楚兩東門鴻無不忍忠愛之禍進而從彭咸之所居其後三戶亡春亦亦流風遠傳有以激美獎也朱子謂志行雖或過於中庸而不可以爲法然皆出於忠君愛國之誠心又曰所言爲難過而其忠終非世間倫生孝家之所可及應斯言可謂知屈平之心者雖未

及比子之仁然心之所安亦可以自獻於先王矣劉歆貢宗國以徵利達揚雄與之同立莽朝而不恥也乃隲屈子之潔身正道遠徵漢俗則劉荀利者爲是廷義者爲非哉淫辭以助揚雄者顧以通鑑不書籍口噤朱子綱目所補有功于通鑑乎曰通鑑辭有威而作者春秋書孔文仇收節息三大夫以放爲臣之患人莫難於一死而屈子距之聖人復起必從朱子之言矣

齊歸楚太子楚人立之或曰戰國策楚太子質於齊太子歸歸齊王陵之子我東地五百里乃歸子太公獻地歸爲王魯使車五曰不可不與請與而復攻之昭常不可與也常請守之景鯉曰不可與也諸西索救於秦王以三大夫之言告懷子對曰王皆用之王發子良獻地於齊明日遣昭常爲大司馬往守東地明日遣犀首西索救於秦王曰齊東地復全史記世家不載此事亦可信歟曰蘇氏古史載之通鑑者可以參攷鮑氏謂懷子能兼用三大夫之言其最優乎書謂世臣者封連之根本公劉居幽君之宗之周官宗以族得氏書云以厥庶民暨厥臣達大家言之九宗達之四民皆大夫室宰與國同安危共其亡相維於不墜者有三閭曰昭昭景景官主族也秦約懷王會武關昭昭曰王無行而發兵自守昭昭亦止王母懷王不用其言秦留之而太子質於齊大欲殺立子于在國者昭昭以爲不義乃請太子於齊及齊求東地項襄王遣昭常往守之遠舉秦救於秦三姓皆患於是楚趙畏之

不之恃哉世臣不可以無學

趙肥義

不離之體及見其目昏不能先覺讓以死公子意謂或謂之勸及見其作生無策以充其志不可謂智曰世無是事夫死者多病矣忘身者寡矣若其有能未聞之殺身成仁亦可以愧陋雖若覺者矣吾曰可以託六尺之孤寄百里之命雖大節而不可奪者豈徒然哉幾希焉。言曰君之復生生者不愧言故執吾言安得全身身又曰貞臣也雖至而節義也也原生而行明德不食其言其營營之苟息者秋也吾里克其君若夫大苟息營之苟息者其害大矣夫失其官也苟息爲愛國孝子之以其君害大矣夫失其官也苟息爲愛國孝子之傳其志也夫一之傳其君託其君之能而信而不薄哀志也夫不貳夫曰曰古皆有死民無信不立使死義在吾之時亦在聖賢之所取夫魏明帝託孤義在吾之時亦在聖賢之所取夫魏明帝託孤於司馬懿而懿背之宋明帝託孤於褚淵而淵背之反覆反覆義信如十則肥則瘦其可嘗乎則公子成子覆覆則報也謂中國聖賢之所教勸樂之所用非其莫與知者聖賢勸樂之言出於其口而

沙丘之賊王父與李兌同惡是故曰道先王心爲盜
軼春秋所誅也觀乎肥義嘉其言之可爲法觀乎公
子成却其言之不足取

楚襄王迎婦於秦

[illegible]

朱熹

或曰滕文之昭也文公滕之賢君也聞孟子性善之言問長蘧爲國開井地當時以爲行聖人之政自魏文侯之復未有若文公者而不能保其國何歎曰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春秋之法也以成敗爲是非左氏之失也春秋江黃一國書滅胡氏謂

得正而歸焉於憂爲幸時爲不幸公羊子所謂亡國之謂也。下之同力也。滕文公以事齊爲問。孟子對以以事二君死後而民去又以齊人將暴滕爲問。孟子對以君知彼何故強爲善而已矣。又以以地方事大國。孟子對以得免爲幸。孟子對以土居諸侯。正者。上貴下賤。一善而處之。至聖賢之心。循天理之正。不取必於智識。大儒講爲武臣所謂鞠躬盡瘁死而後已。已取利鈍非臣所能逆睹。若以強弱利害言。非天理之正也。故曰知春秋之義。如孟子言。害哉仲氏。滕最國也。是以終爲宋所并。天下無小國先受。曰滕爲宋也。是以終爲宋所并。天下無小國先受。其害惟東夷之。弟也。曹亡春秋之終也。滕亡周其相。羊史氏。滕無家。孟子言。亡三木有公。公廢而亡。公相。羊史氏。滕無家。孟子言。亡三木有公。公廢而亡。又公之精歎。抑其子孫也。然猶去郭放效之。對滕之勢。危矣。孟子言。去齊在報之。二年文公問。五年於郭。在去之之後。廢於報之。二十九年。此其可破者。意以謂若者謂爲之無益而息也。故發斷此。子之愈以扶天理正人心云。

樂毅下齊七十餘城

試問夏侯太初謂衆殺暴國不謀其功除暴不以威
力運全德以率列國幾於湯武之事未下則曰衆
亦一戰於上何害是王者之師執爲篤論曰太初
之言浮於實諸葛武侯自比管仲樂毅則策亦仲
之流何足以殘湯武之事哉衆招暴國以委殺將雪
恥於齊而衆官師驕狂惑於往亡之說入海求仙其
志已荒亦豈能成王者之業哉齊將暴虐而無伐之

此復雒師氏之師也王姬在書曰則將以唐虞式商客問者如是乎義之報齊非以為利也珠玉財寶車甲珍器盡入于燕昭王取齊而後以歸人之稱新師也何樂哉此無異齊之夜燕毀其宗廟還其神器也齊以是動天下之兵而燕不塞焉使新還不代將殺亦不能定齊矣王孫賈振袂一呼齊人思齊君而立其子即嬰大夫效死弗去燕以力服齊非心服也兼并易能也堅疑之難殺其能疑齊民之心乎田單忠義憤發堅守一城智勇相敵而不可攻非可取不取以待其自歸也非以一城以明信義為王業之本也蘇氏謂殺欲以仁義服齊民不忍殺攻亦過矣是故齊國復立以人心已同一城不下以田單之能守論樂毅者至朱子而始定雖然殺雖未為仁義之將豈戰國之善用兵者所及哉此漢高帝所以求其後而封之也

樂毅奔趙

或曰樂毅之奔趙於君臣之際抑猶有未盡歟曰殺報燕惠王書太史公謂齊之剛過及主父復讓之未嘗不發書而泣蓋殺於君臣之義處之審矣趙王謂殺曰燕力竭於齊其王信讓國人不附其可圖乎殺伏而流涕曰臣事昭王猶事大王也臣若復叛於它國沒身不忍謀趙使讓兄其後嗣也嗟哉此言乎此殺之名所以不戴不朽也世通薄葬倫數士會晉之賢大夫也秦亦而為秦謀由曲之戰會對秦伯欲提與之謀滿趙而敗之習俗極人賢者不免若楚忠臣之術又美齊君臣之義叙於天而人之大倫也戰國之士朝臣暮橫計略反覆得里疾甘茂向

善為秦之臣或當於韓或當於魏或當於楚初違之它邦者乎此義不明報君要利以為常漢末袁淑劉呂布曰他日之事劉將軍猶今日之事將軍也其聞望雖重而與起者歟

田單復齊

或問大史公稱王蠋於田單傳後而不為立傳結非春秋義死節之義曰忠臣社稷之衛古者三綱五典以為守不以廢甲利兵之強雖義舉以為固不可以金城湯池之堅故土可以抗百萬之師一賢可以回一國之勢夫忠義之心人皆有之必有為之倡者衛之復也倡於田單之復也倡於沈尹戌漢之復也倡於韓彭以一身倡天下之義莫不風動雲合而從之前賢田單之復齊國非單之功也王蠋之功也大史公據本其事而歸之王蠋其意深矣嗟春秋書敗以懲不武書戮以懲不軌其美齊渚王之無臣也同于車敗而亡于車破而先生蠋恥然一布衣不食齊祿舍生取義死如歸凡斯主帥賢者於是發憤感憤投袂從仇以殲讎乃憾焉為之倡也繼之以王孫賈又繼之以即事大夫而田單得以成其功義之勳人也如是則於天地必有與立聲名節崇禮敬重倫臣厚風俗立禮之本也

田單攻狄不下

或問田單之功何以成帝書已盈何歟曰朱子有言不世之大功易至至微之本心經保齊桓於於葵丘而致者九國皆思於齊而伐秦不濟屈收拒於蒲韓之後項齊於所破秦軍而弱伯比宋未知其必敗也易滿心之難持也夫戰以氣為用有一

肅心則其氣倍有一意心則其氣倍功名之累人如此田單以三里之城而能興齊以全齊之兵而不能勝狄魯仲連得於肩隨之間以為有生之樂無死之心蓋已厭其心矣想其大姓若使黃金權帶其加拂揚其中索然無餘何以戰何以舉田單能如范文子之後入孟之反之不伐張子房之無智名勇功譽焉者愚所以為深智也退焉者怯所以為大勇也豫存此心特養此心百戰而氣益壯百勝而氣益銳無敵於天下矣抑乎何有蘇氏曰為將之道必先治心

秦拔鄢楚徙都陳

或問楚文王姑都鄢今之江陵也白起一戰而拔之鄢不可守歟曰荀子云楚拔賴以為險江漢以為池限之以鄢林緣之以方城然而秦師至而鄢鄢舉若振焉然是豈無固塞障阻也哉其所以視之者非其道故也豈攻左氏傳莊王時陳人帥壘壘敗陳人率百濮將伐楚人謀往於敗高為言曰不可若我出師必懼而歸遂滅諸葛樂氏曰是百克而以來其君無日不討國人而調之在軍無日不討軍實而申微之故之曰民生在勤動則不賈為君克勤以修其德故能新中華路王時吳人郭王奔隨以反國舟師陳敗于敗令尹子西口乃今可為矣於是遷鄢於郢都紀其城以定楚國為吳克以修其政故從復舊都蓋謀從敗高鄢為吳矣之入鄢鄢已亡矣轉危為安遷亡為存君臣交修之有道也陳重志顧敵莊辛謂左州侯右夏後從鄢徙吳與後居楚勢乎雲霧之中不以國家為事白起謂恃其國大不恤

其故臣臣相妒諂諛用事長臣斥逐百姓心離城池不修無良臣又無守備項巢之意竟君臣之驕忌於斯可見其失國通寶宜哉屈平哀郢曰忠湛湛而願進兮如被離而卻之此所謂諂諛用事長臣斥逐也聲有應而相感意其可以勝君心也物有純而不可為則其心已一於彼而不可變矣此慈同氣之所以作千載之下讀者猶太息流涕也項巢之十九年獻漢北上庸地二十年秦拔鄧郢西陵上庸房陵也鄧郢巢之宜城郢城也西陵安之雲夢也二十二年逐拔鄧藩離已壞堂與其能守乎都以國之根本本既先奪一從陳丹徒從屈平一從秦春既失鄧而投龍塞之外其一從都如蒙鳩之巢繫於巢羽待亡而已國必自伐而後人伐之其項巢之謂歟

范雎說秦王

或問范雎信為危殆之王乎曰書云惟辟作福作威其權不可下移也臣無有作福作威戒其臣不可上僭也胡氏春秋傳云於傳有之犯上干主其罪可殺非作貴臣禍在不測故臣于多不憚人主而貴權臣如漢谷永之徒直攻成帝不以為嫌至於王貴權臣周旋相結為死黨而人主不之覺歸父家連謀李氏也胡吳出奔因無權也王章殺身作王鳳也都侯奔解避元載也惟殺生在下而人主失其柄柄也以此觀之范雎言復侯君而逐之未為過也應周曰起之功未足以贖殺母后之罪取則書以廣國邑特小焉爾自古政在大夫政在小室履霜不戒納約不聞暴虎憑之路人主之勢此則子政悔子成則非流涕太息也范雎其可厚非哉然而子后之厥則非

也于不可以絕母尊豈不愧哉考叔茅焦乎賈誼亦能防微達奸孝道無偏失何足以語人倫

楚貴臣為相封為春申君

或問楚太子自秦逃歸春申之謀也太子即位以歇為相然則相可以實私乎曰相非貴私勢之官也昔者楚有蘭子文嘉致子囊子木為令尹皆一國之望楚以盛禮諸侯服馬項巢去鄧淪於危亡者劉之立也當如燕之招樂毅求天下之賢而相之乃私於仇怨不以德舉易曰小人勿用必亂邦也惟君子可以有功小人不可以有功實歇功實主既得淮北上二縣又請封江東如一君於楚招致賓客以虛譽持其權陰疑冰堅不可復制合從西伐秦不能救其敗去陳徙壽春不能扶其傾楚危若贅旒乃統封於吳除為竊國之謀子變為黃亂臣賊子所未為而歇為之若歇為楚之大害而荀卿荀悅也為其蘭陵令亦不善擇木成相之禍曰春申道微舉輪春申行事若此道竭在哉楚不足以繫楚之存亡而亂楚之禍斷無已不祀矣楚亡於女戎非秦也春秋之法當審歟曰盜賊不足論也荀卿料道失已惜哉

孔子顯不入秦

或問孔子周流列國孟子獻與天下皆不至秦子貢亦美不入秦曰秦為不道義所不入何歟曰秦自穆公之後無稱焉其臣自百里奚孟明明之外無聞焉長風之詩刺其棄賢臣權貴之詩刺其與貴者有始無終無聞焉者不足與為義此孔子所以不入秦也商鞅以慘酷虐其民張儀以變詐揚其波惟功利是謀惟權勢是念是以魯仲連諫詔東海不為之民其視

函谷若虎豹之窟則孟子懷仁義之遊于函谷為聖人之後其肯甘處於威威之邪乎前卿書入秦失猶以無備而不留也昭王謂儒無益於國抗策之禍已萌芽於此時詩書雖未焚而秦體義術漸敗無復詩書之化豈獨思厚之俗一變而為西戎鷙悍之風乎足以前天下士聖賢賢未嘗不欲道之行而去其行藏惟義所在子順謂義所不入義者天理之公人心之正夫子子思以來孔氏世守之家法也在漢如咸如鄭亦能守而勿墜謹進退嚴辭受聖人之澤遠哉

毛遂定從

或問毛遂定從於是可以抑秦而存趙歟曰楚失鄧郢秦已現之於股掌之上秦烈之元年獻臣于秦自保其國者僅賴其能救與國之急乎平原君曰師議從久而不決楚君畏秦故也毛遂按劍激之從約始定秦者六國之從趙而解九國之師御則不進今以蓋獨之楚欲打虎狼之秦則非敗也春申師歸以當王龍則非得也楚時諸侯交臂事秦問之齊則不與趙果失問之韓則上庸路絕失問之魏則止晉鄧之魏而欲帝秦夫一生合從無益於勝敗之數也僅無魏公子春申師兵以解邯鄲之圍通其路救舍重說之華而考事地之實毛遂定從不足為趙國之尊吾申救趙未嘗有却秦之功趙之不亡而僅存者魏無忌之力也書謂毛遂片言之強壯是則有餘存趙則未也

白起

或曰白起知邯鄲不可再攻非以急不付杜絕之則非其罪也曰仁人之兵善養安民而已伊呂之將子

孫有國與商周並以能教亂陰害非以毒天下也吳
起商鞅戮於前聖虐以威有天道焉曰起諸殺最甚
長平之戰四十萬人死室尤之亂不過此矣至平曰
善戰者服上刑聖王所誅也天討有罪假手於逆
以戮之爲不仁者之戒未足以償趙卒之冤然用起
者秦也秦焉能永其天命乎其後項藉坑秦卒二十
萬作俑者曰起也不仁之禍不止一時甚而爲之者
亦絕於東城殺人之多乃所以自滅爾天地以生物
爲心人得之以爲心人而不仁是豺狼也漢主謂報
應各以類至信哉在易地中有水師君子以容民畜
衆有容民畜衆之德而後可以行師故曰仁者無敵

或問李斯當事荀卿而焚滅經籍亦荀卿之高談與
論有以激之此蘇氏之言也弟子亦舉其語故曰荀
卿著書其失有三曰性惡也曰法後主也曰非子思
孟子也此李斯之罪所以分於荀卿也雖悉斯之事
荀卿其倡吳起之事曾子歟吳起無行而曾子絕之
然則荀卿絕李斯否乎書禮議兵篇李斯問秦曰世
有勝兵強國內威行諸侯非以仁義為之也以權便
事而已荀卿曰女所請便者不便之便也吾所謂仁
義者便之便也今女不求之其本而索之於末此世
之所以亂也李斯薄仁義而以秦法為便荀卿已知
其亂天下非與之也且秦俗之為成久矣穆公問由
余謂中國以詩書禮樂法度為政由余矣曰此乃中
國所以亂也穆公賈由余而用之真以詩書禮樂為
致亂之具矣李斯笑書畫非有所本祖歟商鞅之變
法胡苟可以強國不法其故苟可以利民不徇其體
至昭王時子楚不習於詩書畫焉得不廢乎李斯相
始皇於是謹儒之名棄其所學達君之意以遂其欲
所謂以便從事者何有於荀卿之學哉其書也因
博士淳于越言廢周封建而斯以為三代之事何足
法乎是亦由余而歟之說爾荀卿之論激之乎昔者
程楊之學之醇猶有邢昺陸象農教其師荀焉君子不
以離程楊也於荀卿乎何尤始皇方能使盡荀盡
三代之迹遂言廢周封建其書捨除之阿意順指以
苟一時之富貴而已雖非亦事荀卿進儒而學申商
其言曰無書簡之文以法為教無先王之語以吏為
師使其用於秦是又一李斯也荀卿之書曰非其人
而教之斯豈權借敗兵也卿亦悔是歟荀氏門人多

矣浮丘伯而傳是為魯詩大毛公所傳是為毛詩
蓋所傳是為左氏春秋三人經學本於荀氏世未有
稱述者是以李斯為荀氏之罪呼孟子設科來者不
拒告以腐爛為腐敗
阮生

或曰秦既焚詩書獨傳儒服不復游談獨失焉得
儒而阮之曰天下虛生賢人隱賢有儒而人秦者乎秦
無儒久矣侯生盧生請始皇早與自用未可為求仙
藥一生方士遂與侯福為僞故仇城云殺術士非
儒也遂怒諸生誅之陷幸以杜天下之口子產曰豈
不遂止然猶防用大決所犯傷人必多是以魯洩
耳肅美乘心萬民愁怨四海沸決而吳之古也扶蘇
進諫而蒙恬軍於上郡秦之亡自阮儒始矣博士
七十人如故博士官所職之書儒而在而儒為儒者影
滅跡絕兩生隱于魯四時運于南山子房匿于下邳
董公紀平鴻將翼翼以避煢煢之秦居鄢高陽智謀
之士洞潛不見所謂儒儒之博士不通叔孫通詭譎
陰合之道爾秦焚書之律峻矣而孔壁之書海中
禮申代之口制實之心秦之法今不能禁也誰誘試
言之罪歟矣而謂上長有丈夫當知此之志矣中
少年乃後可取而代之言秦之威制不能加也吁亡
秦者非胡也亡於沙丘之少子滅秦者非儒而滅於
暴君之胡夫禍秦者非六臣而禍於上穆君而滅於
賢之一書壞秦者非試言而壞於楚南公三戶亡秦
之一語豈政亦急矣哉

一世更為建律益新刻渌
或問秦之苛法始以商鞅失以李斯終以趙高烈而
焚詩書亦何便於此哉
陳勝吳廣起兵於新

或問太史公自序曰秦初失其道而湯武作周失其
道而春秋作秦失其政而陳涉發迹連侯作難風起
雲霧卒亡秦族以涉湯湯武春秋豈其倫歟曰天下
苦秦之虐如在湯火中陳涉乃秦民之謂也夫大
反正更近於春秋陳涉起事而亂收之民得去大殘
累更生湯火之福也太史公之言豈未為過哉曰匹
夫提天下存亡之權自應廣始其怨歟曰復後石氏
曰書云可畏非民民難亡也有義勇有豪傑伊尹
呂望不忍眾紂之民難與紂於紂約起佐周武放厥

益刻深而益深何不仁之極歟曰古者議事以稱目
魏牟仲始著法經傳之商機連相坐之法官參夷之
過於是賤仁義之士貴治獄之吏正言者謂之誹謗
諛諂者謂之贊己士皆極於斯而民不舉命漢雖除秦
苛法而蕭何大律令不遺網撫秦法而已秦有十失
其一尚存路溫舒所以言深刻賊之歟也秦雖亡
而流毒餘處士漢末更有武吏有賊吏有猾吏有猜
竊吏有摘度吏有放牧吏更有豪惡吏爪牙吏高吏
以治待民果如是乎雖猶有言秦始亂之時吏所先
侵者貧人賤民也至其中節所侵者富人吏家也及
其末塗所侵者宗室大臣也親疎皆危外內咸恐蓋
不仁之謂自疎而及親自骨肉而及其身至矣之事
見當以重法矣嗟三代之以仁傳天下其法矣之行也
泰以不仁失天下其法不盡文也聖王不能無法而
本之以道德不特法以為治也秦純任刀筆吏以行
其苛法秦及斯而皆無道類可以鑒矣而漢猶以法
律為詩書亦何便於此哉

此為試讀，需要完整PDF請訪問：www.ertong